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一名允在位十八年謚曰桓母聲子先儒以爲仲子非也辯見隱元年春王正月及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夫人文姜娶在三年薨在莊公二十一年

元年庚午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弒立奸黨輔之而諸臣亦無一人言大義者則其位安矣故逾年改元年即位以正其始而曾無臣子於此見焉凡簒弒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如魯桓宣之稱公鄭突衛剽晉夷吾齊商人蔡般之稱伯稱侯正以不沒國人君之之實罪當時之莫能討也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

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永叔之言誠得春秋之意然諸君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内無二君也如昭二十三年敬王在翟則尹氏立王子朝不得稱王矣○朱仲晦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按朱子此說乃即位之通禮故附於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入許之後許旣不得專有許田於是鄭求於魯矣垂之會請許田也張洽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則其說過矣桓公簒立必有說以文其奸而諸侯亦不以爲賊矣况當隱公末年即與鄭入許則易許豈待桓公時有所挾而然哉○垂曹地註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盖鄭適魯之道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供朝宿朝覲禮廢魯人非所急也但欲得
鄭高價而陽示以不欲棄之之意故鄭伯加璧而以
假爲辭魯既得璧乃方以許田與鄭耳陳傅良氏曰
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
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
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
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胡康侯曰湯沐之邑朝宿之地
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
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
地矣○祊以邑言許以田言說見僖三十一年取濟

西田下而許田則許所治地非邑田也按詩於僖公稱其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鄭假許田至僖公時畏魯強而返矣鄭不使人歸魯不使人取復其故而已故不見於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兩相欲之辭謂其情彼此敵也而以此及彼所以别內外也越之盟鄭以許田既假而懼有渝也穀梁以為及者內為志失之矣及例見隱二年及戎盟

唐下○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程正叔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 辛未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子說之子也說食采於華後世因以爲華氏督書名與莊八年齊無知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宋殤公在位四五與兵爲患馮而與鄭讐也鄭

莊公挾馮在國合齊魯以擯宋豈無異謀乎華督欲專宋政則曰民不堪命而弑殤公其實假莊為主也而宋魯自同情矣觀三月魯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亂其意可見左傳序宋殤公亟戰殘民之事乃華督文姦惑衆之言耳殤公既弑督召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難以言不聞乎故矣公羊直謂莊公馮弑與夷則過耳餘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已為卿也杜元凱曰孔父稱名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

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啖叔佐趙伯循皆以父為字而孫明復則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夫天子命大夫如祭仲單伯女叔原仲皆繫以畿內之邑而孔之為氏則出自宋湣公子弗父何至孔父四世為宋公族非畿內邑也安得與祭單女原同例乎而況春秋中凡稱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及累及也殤公被弑而孔父捐生赴難因遂及之耳三傳皆以為先殺孔父則於法宜書宋督殺大夫孔父遂弑其君與夷今於孔父書及則因弑與夷而及孔父明矣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春秋書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忠於所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與動於私者皆不預焉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之朝魯稱侯距此三歲耳遂降稱子蓋滕之封境爲強暴所侵因土地之削不能備朝貢之禮前既與薛因朝以訴之而此則果以子禮見焉薛不復朝者滕向魯而薛降伯以向宋分事兩國矣不然安能免於爭討乎○孫明復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

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旣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今彼杞本伯爵春秋中始終稱伯中間惟兩稱子實非公爵亦非侯爵也辯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觀經於亂言宋則似意在宋莊公恐非專爲華氏發耳督之弑君本爲立馮

也鄭之雖宋本爲助馮也馮立而鄭莊之志遂矣謀起於鄭莊而卒濟於齊魯陳三國之合黨此天下之大惡也特書曰成宋亂者則見弑君之謀起於立馮馮不得辭罪焉而成之者四國耳下書取郜大鼎而曰于宋則信乎不止爲華氏矣○杜元凱曰稷宋地○按春秋盟會未有書其所爲者惟此年會于稷僖二十年盟于薄襄三十年會于澶淵皆書所爲以其事有可疑也稷之會四國會宋地疑於立華氏故特書成宋亂薄之盟楚致魯會疑於魯求楚故特書曰釋宋公澶淵之會晉人大合諸侯疑於謀中國故特

書曰宋災故皆所以别疑也而得失具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

郜註見隱十年取郜下宋初遷郜而得其大鼎故謂之郜大鼎大廟魯周公廟也四國皆有賂鄭必厚焉魯但得其鼎耳以內事故書魯桓弒君之賊而反取人之賂以歸則有以自文其奸而人亦不以爲賊矣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正叔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紀侯國弱見迫於齊志欲託魯故以朝禮媚之然則魯宜爲紀謀矣何以紀侯七月來朝而九月即入其國邪蓋紀雖託魯魯則因而責利焉不遂所欲故入其國耳及既得賂然後始終助之非誠爲姻好爲邦交也胡康侯曰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去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地以國者鄧亦與焉杜元凱以爲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則爲蔡地恐未必然蓋蔡與鄭會則本蔡意而亦鄭所急也何爲一會之後漫不經心則不若以鄧爲地主之國而求此會者爲切耳○左氏傳曰始懼楚也胡康侯曰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

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致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爲尤近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然漢東諸侯猶親中國也故爲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殊不知蔡桓鄭莊本無遠慮不足與謀者也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蓋於此日迫於楚而轉託於周公之後矣

九月入杞

杞當作紀詳見本年七月杞侯來朝下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故脩舊好亦猶隱公盟戎之意也

冬公至自唐

按胡康侯曰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竊謂此三例者求之通經多有不合豈敢以爲是哉蓋凡書至者皆爲飲至也左氏所謂反行飲至者是巳而策勳不預焉夫飲至必有所爲或喜其成或幸其免或飾其耻或大其功下有慶賀則上有燕賜如漢

巡幸車駕還宮而置酒奉觴上壽其禮特異非君君行告廟之常矣孔頴達氏曰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切嘗考之禮註云燕于路寢相親昵也左氏飲至之說恐宜如此豈可以飲酒爲樂言於告廟時哉若策勳則另是一事非謂飲至者皆有勞可書也故自外至者恒不書而書者皆有爲也隨事以觀其義自見春秋之初禮猶未繁桓文之世事猶有制故會盟圍伐書至者間一有之文宣以來虛文日盛而飲至之禮日以多矣惟夫人之至得禮之正其他書至非美詞皆言其侈也然則昭公出奔

歸而居鄆雖告廟之常豈能如在國哉而如齊如晉與會鄟陵皆書其至於居鄆之上何邪按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國返鄆亦或告于祖禰但書至之義則不以其告廟也正見昭公當旅鎖無聊之中而亦與從臣行飲至之禮歡慶如常不恤其所此鄆之所以不堪而潰歟否則直曰公還以起居鄆之文足矣安得例以至書哉内大夫見執而歸如季孫行父者亦恒不致而單伯意如叔孫舍皆書至者亦以其至為幸故賜燕也而侈具見矣若行父則或辭燕耳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侵

則致侵圍則致圍救則致救書法之常也然有會而致伐者以伐爲有功也有伐而致會者以伐爲無功也有會而致地者皆特相會者也此往彼來不過二主致會則嫌於從人故以地致亦侈心也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豈反其言以見聖人之意歟趙伯循曰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至稱地皆魯地亦非也按會而致地者五惟唐爲魯地穀厖夾谷黃則齊地也安得以爲皆魯地邪○盟唐而致者見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故歸則行飲至之禮也

三年軠

春正月

桓公三年經不書王闕文也先儒以一公之內九十四年皆不書王爲疑遂取穀梁桓無王之説則十年十八年又復書王義不可曉不得不強爲之解矣且春秋書王本明大一統之義非以其有當王之實可據也而王月又豈魯國之所得私哉當時天下之弒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於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故惟闕文之説庶於義例可

通耳然簡編剝蝕傳寫脫訛歲月既久不可得知其
詳矣孔子曰多聞闕疑其殆此類乎

公會齊侯于嬴

杜元凱曰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按漢泰山郡治奉高
奉高故縣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水經註稱奉高縣
北有吳季札墓在嬴縣西六十里而一統志以爲嬴
在今泰安州界矣○齊僖至嬴而與公會欲以女配
桓固魯黨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以是爲近古也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夫公穀之學同出一師而荀卿則又傳之穀梁者也故其爲說無異然此但可以矯末世屢盟長亂之弊耳春秋所書之義恐或不然故趙伯循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按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齊衛二國何爲而相命邪蓋隱公末年魯齊鄭爲一黨宋蔡衛爲一黨而齊衛接壤勢力皆強猶未合也今齊侯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相疑不過爲私黨計耳烏

足善哉○按高閌氏曰胥命者相推爲牧伯非也汪克寬氏曰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則非相推爲伯矣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杜元凱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長垣今屬大名府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當依公羊作紀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郕當作成杜元凱曰成魯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南按後漢志鉅平有陽關亭註云桓六年會于成即孟孫氏之邑

也今按一統志成城在兖州府寧陽縣境内又云泰安州南五十里漢鉅平縣又云陽關在魯城北魯城盖古曲阜之名也今以水經考之成當在東其西即爲陽關皆在汶水之南而鉅平故縣當陽關之西在汶水北而寧陽爲魯關邑則汶南也魯在汶南則成之爲魯地信矣○魯去年之入紀也本責賂於紀今既得賂故公與之會自此始終爲紀謀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元凱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程正叔曰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已爲卿也翬爲桓弒隱者也自是不復再見而卒亦不書蓋不久罷黜其官不卒於位而恩禮薄矣春秋之初仕未世官故猶易退而桓公雖黜有爲才亦足以馭翬弒君貴寵勢必見疑而又欲逆夫人以求嬖幸豈能容於狠惡之朝哉○翬書公子不書卒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及宣五年得臣卒下○逆女例見隱二年履緰逆女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姜氏齊侯公之女即文姜也○讙齊魯界上之地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讙亭今當爲寧陽縣西界也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諸侯不得越疆親迎則使公子翬往逆非失禮也齊侯送女于讙而桓公親往迎焉則授受甚明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異矣故胡康侯曰不言以至既得見乎公也然則何以書乎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之所重也授受之明如此而魯人猶有疑子同非桓公所生者聖人詳書得無意乎先儒見他公有不書娶夫人者求其說而不得則類以爲婚姻合禮者常事不書而於書者毋強爲

之解殊不知隱僖襄昭定哀六公娶在先君之世皆爲公子時事義可畧耳何以見其爲合禮之常邪○夫人書至以其受賀而燕群臣所謂喜其成而飲至者也詳見二年公至自唐下○是年桓公方娶距隱公即位纔十四年則惠公沒時桓必非始生也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者妄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行聘於魯重在聘矣聘非諸侯所得爲也齊僖強故也義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同

有年

楊士勛氏曰凡書有年於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者必二公自慚其得罪於天連遭歲歉而以偶得豐登爲慶大受賀焉群臣亦不知其爲示後也故特書以譏之公羊子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殆謂此矣胡康侯謂桓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爲天理不差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夫桓宣雖身負大惡百姓何尤

焉而使之同困災傷載胥及溺豈仁人之心哉

四年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張羅守獸之名驅逐守取充數而已不蒐索也惟獸爲害然後蒐索取之則謂之蒐蒐盡獨一爲之雖非守取之常亦不盡物也凡狩以其爲田苗除害也則謂之田又謂之苗以其殺也則謂之獮以其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也故春秋所載爲狩者四而皆以春冬二時行之爲蒐者五而皆以春夏秋三時行之蓋其事本無分於四時特以守取蒐索之義

不同故異其名耳後世此義不明儒者轉相附會左氏則如周禮爾雅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公羊則為春苗秋蒐冬狩而夏不田之說穀梁則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之說名因時異義遂不通矣然四時之祭俎實必待於獲禽而每時之田武備必先於習戰故胡康侯曰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狩蓋事之大者而亦禮之不可廢也禮欲常行則必有常地其犯害民物耳魯之狩地常在大野故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已今遠狩于郎則非常地矣禽荒如此何

以納民於軌物哉○按三傳四時之田皆主夏正爲說而春秋書狩則皆周正也然則桓公春正月之狩正合周禮仲冬之時但時方烝祭祀事具脩又祭日恒用上旬而待狩取物不亦遲乎竊疑狩之常期當在祭月之先隨所隙而行事必不限以四仲月而周禮四仲月之云必因時祭有常期而發耳蒐義詳見昭八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凡蒐閱之類皆國事也則不書公此獨書公者謂公以私意遊田非以國事出也而公之好武於此亦可見矣例見六年大閱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周大夫也晉有狐伯行衛有遽伯玉皆此例也杜元凱以伯糾爲名則不察於經傳凡言伯仲叔季者皆字也胡康侯以伯爲爵則又不知陸淳氏所謂畿內諸侯皆曰子之義矣惟孫明復以渠伯糾爲周大夫而渠氏伯糾字者得之稱氏而繫之宰非實爲冢宰也蓋以大夫攝之如王驩以蓋大夫攝卿奉使耳糾苟實爲冢宰則不得稱字矣春秋中天子畿內之卿皆有爵者爲之故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不書官而書爵以明非有爵不得爲卿則所重在爵

而有權寵者不論其稱否無攝無常則不得以專官書也宰位六卿之長常以三公兼之則有專職而加宰如宰周公是已其任最重非可以字稱者也伯糾本大夫有寵於王故得攝宰以行其曰宰渠伯糾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而已矣義與隱元年宰咺歸賵同〇程正叔曰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〇杜元凱曰國史之記必書首時以成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甲戌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月内無甲戌則己丑乃六日也甲戌二字蓋衍文耳○陳桓公鮑卒子躍嗣是爲厲公○左傳載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事妄傳也詳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往也非朝也紀鄰於齊懼爲所迫故專意向魯以求自助齊欲致之而不得也故與鄭伯襲至其國蓋欲挾鄭威而說之附己也以禮下人而不答則有詞於紀矣此包藏禍心之謀而有鬨天下之故者也若

以爲齊欲襲紀則其時尚早於勢爲難恐未必然耳

二姧雄同惡相濟如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胡康侯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

叔旣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餘見八年家父聘下

葬陳桓公

呉澂氏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王樵氏曰祝丘魯地高閌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小人之雄也藉其祖桓公父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而又以王室懿親邇封畿内凡所以假借王威凌躒鄰國者無所不有桓王爲是怒而合蔡衛陳伐之以三國地與鄭鄰亦必同惡故也左氏以爲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則自入春秋以來鄭莊常以外諸侯行事未嘗一日立於王朝何政之可奪且諸侯不朝已爲當時常習周固不以爲異何獨

以鄭爲罪邪其說非矣夫鄭莊恣行不道得罪於王
苟欲問之討而不伐可也王乃忿然自將不亦輕乎
是時尹氏用事其相[illegible]可知矣王既親行則三國之
君不可不出也而皆以微者往則無勤王之實矣然
而猶曰從王者僅存[illegible]行臣從之體耳王之威令不
能召集諸侯如此何以服奸雄之鄭莊哉無功而還
勢所必至則祝聃請從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
以爲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
敗而不書敗亦近乎[illegible]避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
可言也何惜於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王

師敗績于茅戎事見成元年○王不稱天者恒辭也
說見隱元年天王使咺來賵下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爾雅所謂號祭也鄭玄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陳祥道氏曰魯以南門爲雩門魯之舞巫在城南古者雩樂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故雩以樂爲主而壇謂之舞雩亦吁號之義也趙汸氏曰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蓋本此意○雩書秋者謂午未申之三月也凡雩恒以月書事在月也月恒不日以辛爲常也今舉時則三月皆

雩矣觀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兩雩則一時三雩豈可謂其無乎餘見僖十一年八月成七年冬各大雩下○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則徧及於山川百源靡神不舉矣故謂之大諸侯則雩于境內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也趙伯循曰稱大者國徧雩也陸淳氏釋之以爲都邑徧脩所以稱大則與月令大雩帝之說不合且雩常用辛與郊同日其爲祭帝明矣但大之爲義則以徧及群神得名而僭亦於此見焉葢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廟其後因併郊禘大雩而僭之無復

諸侯祭山川之雩矣左氏曰龍見而雩夫龍見建巳之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以其月爲祈雨之常不勝書耳他月因旱而雩則特書以見其僭若月令以大雩帝言於仲夏建午之月則秦制也非古者龍見之雩矣程正叔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穀梁子曰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殊不知雩更三月尚不謂之大旱乎故不書旱而以雩書舉重之義也餘詳見文二年不雨宣七年大

旱下

螽

朱仲晦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是時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穀梁子曰甚則月不甚則時此豈知時甚於月乎啖叔佐曰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

冬州公如曹

州畿内國鄭滎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杜元凱以爲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

曹矣○州公如曹外相如也而便道來會則與內事相繫矣然皆為需索計也書此不惟為來會張本亦見周之三公依附尹氏非王命而恣行耳

六年乙亥

春正月寔來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今按來即隱元年祭伯來之來言州公之如曹其實來會也考之經文不見其有失國之義左氏以為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矣又寔來與上如曹隔年語不相蒙或曰有闕文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氏公羊俱作成是也說見三年會郕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外事用剛日故閱以壬午○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脩戰法一一數視欲

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釆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怠衰即戒嚴之法也茇

者萊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且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為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為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君魯之車服為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

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魯事不書主名有二義有公親行者有公不親行者烝嘗郊禘蒐狩閱治之類凡公親出按故事行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者則不書以其爲國事也伐入取滅城築浚新之類凡公不親行但使人爲之而名姓不足以登於史冊者則不書以其爲微者也此不言公者爲國講武非公之私也其不地於常地耳餘見四年公狩于郎下

蔡人殺陳佗

佗陳大夫之未爲卿者也舊說佗弑太子免果有其

事則與陳招殺世子偃師事同春秋安得不書今既不書則是無其事也左氏因陳侯鮑卒上有甲戌己丑二日妄傳再赴之說而併附會之耳況殺與卒相距逾二十月其事已遠若不相關者今不可詳矣然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夫陳蔡爲鄰未嘗有隙去年伐鄭方共從王亦未見其不相睦也蔡人曷爲而殺陳佗邪人衆辭蓋佗奉使至蔡而爲蔡之亂衆所殺也設使蔡人即陳而殺佗則應如邾人戕鄫子于鄫之例而書蔡人殺陳佗于陳矣故穀梁子曰其不地於蔡也佗至蔡而蔡之亂衆殺之是兩下相殺也

兩下相殺由於衆亂雖鄰國使臣有弗顧焉蔡侯無政可知矣故稱人者所以罪蔡之國亂也先儒以稱人爲討賊之辭則豈知佗本無罪之可討哉稱人例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下佗之殺也雖不詳其何故然亦見其奉使無狀足以殺身亦非不辱君命者矣公羊子以爲佗淫于蔡蔡人殺之亦豈有所傳聞與特未盡其實而誤謂佗爲陳君耳○佗不稱大夫殺他國大夫之辭也與襄十二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文姜子也是爲莊公胡康侯以爲嫡冢始生即書
于策與子之法也其意善矣然文公與成公黒肱及
子赤子野皆嫡冢也而生皆不書者寓與賢之法於
與子之中耳夫傳子以嫡所以息亂源也苟其人不
足以承宗廟之重則聖人亦豈輕授哉故伯邑非賢
不可以承文考衛縶有疾不可以繼襄公必俟稍有
成立見其可勝付託而後立之以誓於天子既立則
懼生亂不可復易也故齊桓之禁曰無易樹子豈謂
始生即爲世子哉而與赤黒肱子野之生其父又皆
牽於世情莫適爲主實未嘗立爲世子也不然春秋

豈不以此爲重而盡畧其事乎然則子同始生而即書之何也桓公客死於齊文姜因致淫縱魯人咎之而併疑同非桓公之子矣然自齊侯送姜氏于讙之後公與姜氏如齊之前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往來而襄公嗣位近在桓十五年又以單伯逆王姬之年計之則子同生之時襄公當尚少也魯人豈疑其爲襄公子哉或以公子翬貴寵出入禁闈而致疑焉則不可知耳然桓公性黠才雄必不輕貰當此時夫人猶未敢失正也聖人懼人之惑故特紀子同之生而於公子翬逆女書之獨詳其顯微闡幽可謂至矣

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殆謂此乎

冬紀侯來朝

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

七年丙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胡康侯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

之過矣夫二月建丑之月也丑月昆蟲未出用火無害但焚林而田則爲過耳故凡夏時冬狩之月未嘗不用火田而經恒書狩如四年正月狩郎是也此獨書焚則所重在焚矣○高閌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杜元凱以爲高平鉅野縣有咸亭則與高氏說不同蓋高平即今兗州府也鉅野西南爲金鄉縣界正魯西狩之常地何必復出地名哉吳澂氏曰咸丘非狩地故譏是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穀近楚國嬴姓伯爵張洽氏曰在襄陽府穀城縣今

按縣西北五里有故穀城鄧詳見二年會鄧下○緩吾離皆名也朝未有言名者二君何以獨名公穀皆曰失地也失地來奔卑伏屈損則無自立之志矣故本其卑屈之實而稱名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魯周公之後人望之國也遠國猶知重之故來相託而不知桓本弑逆之人非可以語大義者因失其親暱可宗哉然則何以不言奔而曰朝邾桓以巨奸要名飾美偶因二君並臨諭以朝禮相見蓋誇示於人雖厚其燕賜而亦不惜耳書名書朝皆欲沒其實也自是曹及邾年葛皆覗知桓意相繼來朝

而桓之巧於自文見矣○穀鄧特言詳見隱十一年滕薛朝下○按趙鵬飛氏曰穀鄧朝魯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及考莊十六年楚伐鄧滅之穀雖不見而其地已爲楚有矣然楚之滅國如滅弦滅黄滅夔滅江之類雖在所傳聞之世春秋必特書之安有穀鄧見滅而皆不書邪意其服爲附庸而實未嘗滅者則不書滅耳如隨在漢東最先怒楚而卒未嘗滅至哀元年隨侯猶復經見則凡近楚之國不以滅書者或皆自相服役爲楚附庸而已豈可遽以爲滅哉○是年闕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丁丑

春正月己卯烝

内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其後烝以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郊雩以辛義同（）春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衆也謂品物衆多之祭也公羊傳曰祭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杜元凱曰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名與二年孔父同蓋天子之元士與叔服劉夏石尚同例當稱名者也但由世族進者則係之氏耳杜元凱以父為字則又與釋孔父者不同矣蓋春秋之中凡繫之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於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而可不以名稱乎然則家父蓋賢士也何為亦聘桓公後又來求車乎蓋執政大臣如尹氏者以天子命使之父以小臣安得不行乎意者家父作詩以刺尹氏必因他日求車使命頻煩而發耳觀駕彼四牡之言亦畧可想矣故家父

實止一人非有二也○天王聘魯三及桓公他公来有若是之多也蓋桓以弑立有歉於心不吝貨財謟事權貴而尹氏專恣政以賄成故於桓公天討不加而反屢示恩寵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見尹氏之亂政矣詳見僖三十年宰周公來聘下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者建辰之月也以夏時論之則四月爲建卯之月於烝當祠而以建辰之月烝見其欲以豐腆媚神也不亦瀆乎程正叔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邾小國爲魯所迫然叛服不常凡加兵者皆不服故也

冬十月雨雪

程正叔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即隱元年祭伯之族○當時天子微弱制於權臣凡諸侯有女欲求爲后者必先結權門然後始通媒議觀桓王嗣位十有七年其齒必長而尚未成婚意可推矣蓋祭公當尹氏用事之時其來會必因尹

氏而私交先儒以爲命魯爲主非也程子曰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其說是已若果有命魯爲主之事則當稱使矣爲主說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不稱使例見隱元年紀履緰逆女及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曾以紀方見逼於齊欲假王靈以爲紀重故因祭公之來爲之納女爲后而祭公遂專報可竟自往逆耳趙鵬飛氏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先儒槩以爲繼事則春秋中繼事者多矣如晉

文公伐曹繼以伐衛公子遂盟趙盾繼以盟雒戎而皆不書遂則凡言遂者皆狀後事之急也而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叅公此行欲以逆后爲功而急於裁決者也故稱遂趙伯循曰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是也非特尹氏安敢如此而世卿擅權之迹著矣以天子而不能保其后家卒爲齊滅強之凌蔑而無忌也豈非小人用事政權下移之所致哉

春秋私考卷之四　終